

旧事

赵宗仁 主编



NLIC2970863834

老上海珍聞

旧事——老上海珍闻

赵宗仁 主编



NLIC2970863834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事：老上海珍闻 / 赵宗仁主编. —上海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，
2011.11

(老上海旧影新拾笔记)

ISBN 978-7-5452-1027-9

I. ①旧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上海市—地方史—史料 IV. ①K29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7460号

策 划 徐明松

责任编辑 胡 捷

特邀编辑 董 昊

封面设计 胡 斌

版式设计 王建军

技术编辑 李 荀

书 名 旧事—老上海珍闻

主 编 赵宗仁

副 主 编 孔 艺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网 址 www.shp.cn

锦绣书园 shjxwz.taobao.com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(邮编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规 格 889×1194 1/24

印 张 8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1027-9 / J.649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-56477080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序

上海自1843年正式开埠以来，城市的发展已有160多年的历史。

20世纪初，文人、商人、洋人如潮水般涌入，做着“掘金”的美梦，故而上海被冠之以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由于当时上海的文化受西化影响，所以很开放，经济上也高度自由，这些都成了城市畸形繁荣的催化剂，一时间上海也因此被誉为“东方巴黎”。

如今，百年历史，沧桑变迁，上海已发展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。交通网络，纵横交错，地铁、高架、轻轨，伸展至城市的南北东西；城市越来越亮，夜色越来越美，霓虹闪烁，光彩夺目。但在缤纷五彩的表象背后也透出些许浮华和烦躁。

小路变通衢，旧里成公寓，石库门、亭子间、会馆、公所等，在转身而去的同时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。

《旧事——老上海珍闻》一书是刊载于《上海老年报》上的文史结集，并按内容分为人物篇、民俗篇、地名篇，不乏城市变迁中的趣事。如当时外商银行云集上海，而最大的买办显赫人物是谁？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上海的点点滴滴；沪上的电车和公共汽车始于何时？霞飞路的前世今尘；上海城隍老爷是哪里人？上海最





早的电灯何时出现?“八大寺”为什么没有寺院?等章节,读来饶有趣味。

有人说:“用回忆驱寒,借往事疗伤”。但我们结集出版此书不冀望具有这样的功效。城市的发展过程是复杂的,且各不相同,城市的记忆也大多是断断续续的,更何况上海这座引领潮流走向的城市。因此,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只能是碎片般的城市叙述。

赵宗仁

壬辰三月于沪

目 录

序 //1

人物篇

大团徐氏宅第 //1

杜重远与《新生》周刊 //3

亨达利和亨得利 //7

汇丰银行的买办世家 //10

李平书和警钟楼 //14

林则徐与上海 //16

上海老城厢内的王一亭故居——梓园 //19

上海棉布与黄道婆、丁娘子 //21

苏局仙与台湾三毛 //23

张啸林的鹤脰箫 //26

荀慧生成名在上海 //28

元代上海水利家任仁发 //30

张鉴庭七进上海 //32

民俗篇

“电话听筒”与“十三点” //35

“手巾”一词源于上海 //37

“跷脚沙逊”与新沙逊洋行 //39

“云间”也是上海别称 //42

《新华日报》上海版 //44

百年前的“荷兰水”	//46
包饭作与盒饭	//48
城隍庙五香豆史话	//50
沪地西菜馆	//53
沪剧小史	//55
沪上第一座钢架桥	//57
沪上早期的电车和公共汽车	//59
沪上最早的一家中药店	//61
上海的粥店	//63
旧上海华界的禁赌	//65
旧上海拒吸洋烟运动	//67
旧时的中介商——米行	//69
老虎灶与清水盆汤	//71
老上海的“好莱坞”感觉	//75
老上海的花朝节	//78
履业公所	//80
清代上海乞丐办公楼	//82
上海城隍老爷是浦东人	//84
上海城隍庙为何称“老”	//86
上海地名中蒙受的耻辱	//88
上海首个钱业公所	//91
上海王大吉臭豆腐干	//93

上海文庙150岁	//95
上海有两家“乔家栅”汤团店	//97
上海浴池业往昔	//99
上海最早的“灯塔”	//101
上海最早的电灯	//103
上海最早的留学中介机构	//106
四平路上小火车	//109
昔日上海的会馆公所	//111
杨树浦的“毛竹大戏院”	//113
沪上“梨园公所”	//116

地名篇

“泥城桥”的由来	//118
“大上海计划”之流产	//120
古代沪上多仙鹤	//122
古上海的“梅花源”	//124
河南路桥的昔日	//126
湖心亭茶楼忆旧	//129
沪东有家状元楼	//131
沪上“康摆渡”	//133
会馆街话旧	//136
集贤村的“道台衙门”	//138

金山地名中的“圩”字	//140
鹤桥的传说	//142
没有寺院的“大八寺”	//144
清末上海万寿宫	//146
三扩霞飞路	//148
善人桥 缚狗桥 新泾桥	//150
上海“三”桥	//152
上海火车站的变迁	//154
上海曾经有条“孔子路”	//157
上海曾是“花园之城”	//159
上海筑城与拆城	//162
神秘高贵的上海大厦	//165
十六铺码头	//167
提篮桥监狱小史	//169
昔日沪上城门与今公交站	//171
先有淡井庙 后有上海城	//173
小东门外洋行街	//175
新闻桥的来历	//177
杏花楼与世博同龄	//179
药局弄内药皇庙	//181
肇嘉浜金鸡桥	//183

大团徐氏宅第

陈志强



1

大团镇是浦东东南片的一个大型集镇，素有“金大团”之称。

大团镇以其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东南沿海农副产品的主要集散地。在水路兴盛、舟船横行的岁月里，大团镇是通往东南片的要道。向东，一条条小河似扇面辐射东南片各地；向西，经浦东运河可直抵黄浦江。

清末民国初，一些名门富豪募人在沿海滩地垦殖开荒，而自己则在镇上大兴土木，华屋广厦遍布全镇。当时居住在该镇而拥有土地千亩以上的就有几十户，镇上花行、米庄甚多，号称“三步一家，五步一店”。

徐氏宅第就是一座精美考究的中西合璧古建筑。走进大团永春北路老街（上海郊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），穿过狭窄而幽深的巷



子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这就是与众不同的徐氏宅第。也许是建造宅院的主人特意挑选了这一方宝地，这里不像老街显得空间狭窄，门前很宽敞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私家宅院。

这座古宅是由清代文人王仲国于清宣统末年（1911年）建造，由三个石库门即三个一正二厢房组成，共18间房子。建筑面积427平方米，占地面积832平方米，1921年该宅由徐志超购买。

徐志超是开同兴袜厂的。同兴袜厂，原名同兴实业社，1928年由徐志超开办于南汇，以六部手摇机试产童袜，后又在南汇开设二、三、四、五厂，产品除童袜外，还生产中人袜、长短统女袜。

古宅的西式门楣上，隐约可见四个大字：“厚德载福”。字原先是阳刻，已经全部被凿掉。那一片粗糙的痕迹，和那四个意义敦厚的字，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有些悲凉。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这是《易经》里的话。但第一次在门楣上看到，可见当时建造房子的主人品味不凡。

杜重远与《新生》周刊

朱少伟



3

1933年底，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周刊》遭查封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杜重远为使其“重生”，于次年2月在上海创办了《新生》周刊。

《新生》周刊的发行人、主编为杜重远，实际由艾寒松负责编辑、徐伯昕负责发行。杜重远在《新生》周刊的《发刊词》中写道：“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，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，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有深刻的了解；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，有切实的认识，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。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。”由于该刊坚决主张抗日救亡，社会影响很大，不到一年发行量就达10万份以上。

1935年5月4日，艾寒松用“易水”笔名在《新生》周刊发表



《闲话皇帝》一文，泛论各国皇权制度，谈及日本时说：“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，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，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，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多些”，并且认为“日本的军部、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”。

6月7日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约见上海市长吴铁城，递交了一份照会，声称《闲话皇帝》“妨碍邦交，侮辱元首”，必须为此“向日谢罪”，并“处《新生》作者、编者徒刑”等。国民党当局忙于“剿共”，对此不敢拒绝，很快训令上海市政府出面道歉，撤换公安局长，查封《新生》周刊社。

正在江西筹建瓷厂的杜重远迅速返沪，劝艾寒松转移，自己出面应对。法院传讯时，《闲话皇帝》作者因“地址不详”（实是杜重远有意保护）没到场；杜重远申明《新生》周刊是经正式登记的杂志，且每期必须经过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审批，所以编者不应承担责任。

7月9日，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（设于上海）开庭。杜重远的辩护律师吴凯声义正辞严地指出，《闲话皇帝》纯粹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各国政治的小品，根本没有诽谤之意。法官只问了几句话，便退入内室“集议量刑”，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居然蛮横地闯入监视；法官仅隔片刻便出来，以“散布文字共同诽谤”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，并不得上诉，立即送监执行。这时，杜重远怒火满腔，大声喊道：“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！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！”法官看到群情激愤，慌忙夹着皮包溜之大吉。

几乎在“《新生》事件”发生的同时，上海一家英文报纸《字林西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谈到新近美国《摩登社会》杂志曾刊登画家格罗泊的讽刺画，画面是日本天皇拉着一辆炮车，车上载着“诺贝尔和平奖”证书，意为日本高喊和平友善，实则穷兵黩武。日本外务省认定这幅漫画侮辱了天皇，就出面进行“严正交涉”，美国政府宣称对于出版物不负任何责任，画家则说此画本为谴责军国主义势力而作，日方因无奈而只好不了了之。这件事与《新生》周刊一案相似，结局却大相径庭。



以表驗人

西人善造表之
如用不同之風
者如天候水火
如地乃更有驗
人員之功力而
不獨是也蓋其
中而繪是台表
以吹力表以子
聲表以有餘指
如轉之視其指
度力之既弱可
而見也誠巧制
其而情含思以
人配道義而無
者使何物以測
量之曰發為律
若度望而知一
表人計焉是形
下之寫哉



《点石斋画报》一以表验人

吴友如等绘

亨达利和亨得利

朱国栋



7

位于南京东路的亨达利钟表店，创办于1864年，这家号称“远东第一”的中国钟表商业元老，与同一条路相距不远的亨得利钟表店（创办于1874年）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商业竞争，结果却是双双扬名。

“亨达利”最早是法国人在洋泾浜三茅阁桥（今延安东路江西中路口）开设的，中文招牌为“亨达利”，含义是亨通、发达、盈利。以经营钟表为主，兼营欧美侨民的日常生活用品。19世纪末，亨达利转手由德商礼和洋行经营，迁到英租界南京路抛球场（今南京东路河南路口）营业。1914年又转让给礼和洋行买办虞芑山、跑街孙梅堂，从此亨达利归中国人经营，取消洋酒杂货，专营高级钟表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，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贬值，亨达利低



价购进手表十万只，获利甚丰。以后又在全国开设23家分店，成为首屈一指的“钟表大王”。

亨得利最早是开设于宁波的“二妙春钟表店”，1911年前后，在杭州、南京开设分店，并派人常驻上海调查市场。当时德商礼和洋行经营的亨达利生意兴隆，亨得利决定在上海开店与之竞争，于1915年在上海五马路（今广东路）河南路口开店。宁波老板认为要取一个既能与洋人竞争的名字，又要在气派上压倒“亨达利”，于是打出了“亨得利”这块招牌，取“万事亨通，大得其利”之意。由于地段不佳，生意并不理想，1928年迁至南京路广西路口营业，从此蒸蒸日上，短短几年，在静安寺、霞飞路和香港开设了三家分店，全国各地联号达60余家。

“亨得利”后来居上，令原来独领沪上钟表业之风骚的“亨达利”坐卧不安，两店之间的激烈竞争开始了。“亨达利”抢先一步，由“亨达利”招牌所有人德商礼和洋行出面向地方法院控告“亨得利”冒其招牌。“亨得利”老板也不示弱，向农商部注册登记。因为两个“大亨”各有门路，又都在租界里，地方法院不愿插手此事，因此“亨得利”取得了合法地位。

双方在此后展开了多年的宣传战，“亨得利”宣传自己“信誉至上，服务周到”，并推出“创始于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的老牌亨得利，分行分布全国”的标语，同时利用全国各地60多家分号实行“各地联保”，标榜“亨得利”为全国第一大号钟表店。“亨达利”也不甘示弱，竟然花费十万银元，在沪京、沪杭铁路沿线及